

庫又作

憶溪游歐
題小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740.9
9006

庫文作創

(一十二)

憶漫游歐

點小

RWT409/07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一十二)

憶漫游歐

角四價實冊每裝平
費寄加酌埠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默 小 者 作 著
店 書 活 生 者 行 發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

版初月四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獻給

在歐偶然結識的朋友們

自序

無意要寫的東西，寫來不覺有好幾萬字，在「文學」登載過一大部
分之後，還要出單行本，這的確是有點意外。

把全部從頭校閱一遍，自喜還不算文不對題，所寫的縱然是或有
其事，然也只是牠的模糊的印象，歪曲與否不敢保證，「憶」而且恐怕
流于「臆」了，所憶的人物由維也納的臭蟲，到「我們的領袖」希特勒，
兩者在齊物論者的眼中雖然是平等齊觀，不過也盡「漫」之極致，由蒼
蠅談到宇宙的語堂大師當引我爲同調。

近來遊記一類的貨色在文學市場售出不少，單是歐洲游記，也有好幾種，恐怕快可以上「遊記年」的封號了。太平盛世，的確是「騷陰」好寫，遊歷名山大川，使將來的文章添點雄奇之氣，倒也不俗。在下自然不敢妄冀太史公，然印行一本準遊記之類的東西，湊湊熱鬧，想還不致投錯了機吧？

上頭所說，自然是閒話的閒話，老實話還有下文——

我寫這篇東西，老實說，還是爲「漫憶」我在歐洲偶然遇到的幾個朋友，和與他們共的零圈，風光——至少現在覺得是這樣。他們都是昨日和明朝間的青年，他們的姿態雖有多少不同，但却有同樣的命運的黑影追隨着。熱情和孤冷使我們在空氣比較自由的異國裏聚合起

來。我們彼此發見了彼此的缺憾之美，我們因此就成了朋友。我們常在一塊談，一塊玩，共同發洩了一些有聊和無聊的思想，做了一些有聊和無聊的事。然而我們終要先後的相別了！我們日後縱然還有碰頭的日子，但至少不是「月與燈依舊」了，我現在已有「出門天地窄」之感，他們的處境恐也好不了多少，所以那時的雰圍和風光是一彌足珍貴」了。謹以至誠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獻給我在歐洲偶然結識的朋友們，讓他們讀了好重溫我們的舊夢吧！

目次

一	楔子·····	一
二	船上的小悲劇·····	三
三	船上的小喜劇·····	一五
四	威匿思底水和「水」·····	二七
五	維也納之春·····	四三
六	神祕之街·····	五五
七	十字街頭的風景·····	六七

八 別了，維也納！…………… 八二

九 紅色的辣椒，褐色的葡萄酒，無譜的音樂和

漆黑的女人的眸子…………… 九五

十 梅茵河畔之城…………… 一二五

十一 暴風雨前夜的柏林…………… 一二七

十二 暴風雨後柏林之重過…………… 一三七

十三 赴歐途中的花絮…………… 一五五

一 楔子

半以自己的腦汁半以人家的血汗換來的十八月的歐陸漫游，經過回國後滬上的數旬的淹滯，幾已盡成陳跡，再加上預期的生活的折磨，恐怕連這淡淡的影子也急速地消逝。誠然，在這短促的旅居期間，適躬逢其盛的政治的刺戟，和到處不饒人的生活的驅策，使我沒有好好的利用我的時間，多見識一點，更談不到做學問的工夫。說來也慚愧，在海外學得的可以告人的成績，怕只是一點燒中國菜的本領吧！然而，即這一點能力，回到中國來也施展不得，因為中國的爐

灶，炊具，以至醬油都和外國不同。留學生回國的用場，于此也可以窺見一點消息，這樣說來，甚麼×國印象記之類的東西是不配我寫的，而且我在外頭的時候也壓根兒沒有抱寫這種文章的奢望。及至在歸航中我耳聞目擊了一些有趣的花花絮絮，筆尖兒有點癢了，回國以後，談政治的朋友拿希特勒長希特勒短跟我應酬，愛好白相的朋友又斷斷問我關於維也納女人的風味。索性寫一篇準游記的東西答覆他們吧，我這樣子想，而且從印象最新的歸航寫起，逆溯上去，以前的印象太模糊的，便只好缺文。這也許是游記的創格，好在我只說是「漫憶」而已，正統的游記留待他人寫吧。

二 船上的小悲劇

船上速寫之一

船由「水國」的威匿思開出已有十多天了。紅海的酷熱，沒有傳說的那樣可怕。十月的印度洋——沒有帶來濕雨的貿易風，無際的海像湖一樣的平輭，只微漾着纖絲般的縐紋。

十月的印度洋——平穩，單調，沈悶一天過去，明天還是一樣。

經濟二等艙——其實是換過花樣的三等艙——輪客人都膩得有點不耐煩了，在白天，熱帶的太陽炙曬着，霸着船頭甲板做大本營的天主教修道士們懶得像死蛇一樣，棋下過了三盤之後，倒在躺椅上七橫

八豎的拚命的午睡。連女道士們也拋了書卷閉目養神。船客中的人凡打過了N次的 Rauber (紙牌戲的術語)，在比洗澡盆大不了多少的游泳池中翻了幾個筋斗之後，唯一的歸宿也只是睡。年青的女人們更是晝伏夜動，索性躲在艙裏開着電風扇睡覺。只有骯髒的水手們還在仔細地油刷船舷。十月的印度洋的平凡和單調由是完成了。

長庚星從水平線慢慢上來的時候，晚風也漸漸加緊，輕鬆之感傳到晚飯後一切船客的身上了。來自匈牙利的女道士們凭着船舷，面對着長庚星，曼聲唱着拉丁文的晚禱歌，高舉的雪白的寬袖在晚風中飄着。其他的船客們在甲板上散步或閒談——猶太種的德國醫生向東方的老客們絮絮詢問中國的情況，中國的留學生們由巴黎的玻璃房子一

說到救國大計，洋老太婆們在跟意大利的下級軍官調笑。當女道士們回到艙裏安歇的時候，臨時跳舞場的音樂聲也起了。

跳舞場是由意大利下級軍官創建，也是爲他們而設的。然供「英雄用武之地」僅逾方丈，一盞從吸煙室引出來的電燈也不夠明亮。從四等艙喚來替軍官老爺們助興的水兵音樂隊吹起銅樂來，誠然比話匣子熱鬧一點，但跳舞場的簡陋還是不能掩蓋。伴着軍官老爺跳舞的，通常兩個英國老太婆外，只有一家德國人——一個五十來歲的母親，一個癡肥待嫁的閨女，一個初學跳舞的十二歲的女小孩。船上不是沒有漂亮的女人，然而她們都有她們的良宵，誰希罕向這些丘八爺尋開心。例如一個久歷風塵，眼睛和笑渦裏尙帶媚態的白俄女人，在白天

是伏在艙裏，到晚上却跑到頭等艙裏去；饒有東方美的印度少婦，有大腹賈般的丈夫看管着，有好幾回帶着好奇的臉孔，操着不流利的英語，跟男客人搭訕，也常因丈夫來到而突然中止，更談不上跳舞了。有兩個猶太女人年紀已在四十過外，孩子也有十四五歲大了，但還染了頭髮，打扮得像妖精似的走起來扭扭捏捏，天真而淘氣的意父華母的少女看見她們走過來，便做着鬼臉，用華語笑對我說：

「看啊！這小姑娘，比我還年青呢！」

在舞場開幕的頭幾晚，她們曾以熟練的姿態出場，軍官們搶着找她們做舞伴，後來她們也躲到船頭的甲板上給崇拜她們的男人包圍着，領略他們的帶有諂媚性的閒談，舞場從此便絕跡了。意父華母的

女郎也是船上的「美人」之一，她的父親是一個久居北平的酒商。她的母親是一個胖大無倫的山東女人，年紀只有三十三歲，但已養了八個孩子，都在身旁。「他們一家子是回到意大利去領慕沙里尼的生殖獎金吧？」我們都是這樣子猜想。這年青的小姑娘倒也活潑，說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語，英語和地道的北京話，可是，跳舞她是不幹的，到底中國人的血統支配着她。

舞場的人才，是鬧着那樣的飢荒，牠之不會把船上的沈悶空氣打破，自屬意中事。在初時還有一些「牆上花」(wall flower 參觀者之謂)，後來連壁上觀者也稀少了。水兵們沒精打采的在那裏吹奏着，軍官們的舞姿越帶一點滑稽的意味。

然而，一幕小小的悲劇終于以舞場爲楔子而演出來，這悲劇的本事是如此的：

有一天晚上我無意踱到舞場上站了一站，看見一個饒有男性美，長着小鬍子的壯年軍官正請求旁邊一個身軀修長而面目尙不可憎的二十餘歲的德國女人起舞。略爲謙遜，這女人終于答應了他的請求。女人的脚步雖有點生硬，但軍官却領得很熟練，在一曲音樂終止的間歇，他們互以不成句的英語搭訕着。舞罷之後，他們的座前擺着兩杯的檸檬水。舞場似乎添了一點生氣了。

我記起我也曾跟這女人打過招呼。我問她到中國幹甚麼的時候，她曾告訴我她是到上海來找她的未婚夫，準備在中國結婚。